

花蓮港與鳥踏石村

騎著一輛單車，從海岸線道路出發，夏季正午烈日，海風拂過的高溫是這座港邊小城給予的終極挑戰，幸好美崙溪水曲折迴繞，添了涼意，在日出處回歸大海，融於長堤外無拘的盈盈波光，熱氣和水面隱隱築起一座海市蜃樓，港邊緊簇著遊輪、碼頭、漁民、矮房、小樓房、漁船。

海市蜃樓是溫差造成的景物反影折射，我站在曙光橋上，一道熱空氣吹向海面，其下水景投射；一道冷空氣上升，海上出現聚落人家，我透過反影再檢視一遍記憶位址，天海交界，蔚藍浮景，彷彿一顆風景紀念水晶球的紛紛點點，鳥踏石村曾經存在花蓮港邊。

或許這麼說吧，沒有鳥踏石就沒有花蓮港，沒有花蓮港也就沒有鳥踏石，兩者互生互依，因為開港，鳥踏石添了好多人。早期的住民是琉球人，因為海邊的磯石上有鳥佇留，便以為名。海岸阿美是天生的勇士，很容易安生；陸續地閩南人、客家人隨花蓮港開埠工程住下；一九四九的遷徙洪流再帶來一批中國民兵，大家挨著邊坡凹地以及海岸之間的有限空地，倉促起建矮房，團結的堡壘，之後拓港，又帶來新一批村民。花蓮港旁的村落分成上下兩部份，低的海之濱，真名是南邊角，以海為業；高的倚坡邊，叫作鳥踏石，有各路人馬。只一條東岸街，南北向接壤聯外的海岸路，與路平行的鐵路往東面看去正對太平洋。我住在鳥踏石村，小孩子眼界不遠，那時候覺得東岸街老長，要走過外省伯伯的雜貨店，走過許許多多講不同語言的人家，從頭到尾就是一場冒險。

花蓮港最美的時候在晚間。往來航運的花蓮輪於七點停泊，在沒有光害的近海海面上，整艘船繁燈輝煌，矇矓月夜昏黃漂浮，南方闊葉樹影搖晃，好似那些得來不易的歐美影片，加了濾鏡柔焦，又將遠方散景虛化，外國歡甜的華爾滋在鳴笛聲裡落了拍，更近便吆喝入

港，我家地勢高，所以我每次都遠遠地衝著船大喊：「我們的花蓮輪回來了！」，小孩子與生俱來一眼孺慕，會動的不會動的，花蓮輪之於花蓮港，花蓮港之於烏踏石村。大人笑我傻氣，要是旁人聽見太丟臉，然後我被催促早早睡，反正七點後的三臺新聞無非欣欣向榮國運昌隆，又或反共復國的三十年漫長等待，有點十八世紀英國鄉紳仕女的餐後燭花剪影，小小的蒙昧，分享無關痛癢鄉里雜事，無聊打發的意趣。靜靜的海面將我們漆黑地包裹在一種簡樸夢境裡，時間的流沙幻海之中。

黑夜和浪潮徘徊的節奏間，離海最近的漁人，早早歇下了，清晨兩點駛著簡便的動力小船出航，他們熬夜冒著海湧，便能在破曉時分滿載而歸，討海人灑下天羅地網，將微形魴仔魚裝在船艙，堪比月下鮫人之淚，貴賽珍珠，深怕漏了些許。那時臺灣剛告別了一九七〇，邁向一九八〇年代，努力工作、賺取外匯、出國求學是國民上進守則，上午我看見花蓮港的工人，振奮心神的斧鑿敲石、灌漿填海，無中生有之地；而坡上的花中學生穿著經歷一天疲憊的卡其衣，傍晚時間喀噹喀噹，騎著單車來到T型防坡堤，打濕的衣服洗掉考試折磨，意興飛揚踏浪築夢，眼神越過白色燈塔，海的彼方是偉大的亞美利堅國，志在遠方。我們一夥村落兒童則又狡又憨，總愛和外面人胡扯，自以為是花蓮港的人，要他們拜碼頭的意思，覺得他們高中了，竟然學游泳極其笨拙，彼此終究不知誰是誰，直到白色燈塔炸平、村子撤離，才發現東部這片汪洋大海，具備了大家的各種理想投射，藉著港邊惜別，場景凝練在那一顆水晶球裡，燈塔普照，還歸家鄉的野望。

港口拓寬後，烏踏石村拆解，討海人遷往鄰近海域求生，拓寬後的花蓮港，利用廢棄的舊鐵道做單車道，讓市民能就近看見碩大的船舶，甜美的海市蜃樓卻住在時間的皺摺裡，悄然地在腦海出沒又隱去，某天紅色的新燈塔矗立起來，借地還魂，悍然鮮麗地迎接眾人的碧海藍天，牽引著港邊舊時光影。